



# 荣軍旗帜张树义

孟 敏 著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# 義樹張幟軍榮

孟敏 著

鍾志宏 插图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一九五九年·保定

## 內容提要

张树义同志从小给地主扛活。爹被地主逼死，哥哥被地主打死。在党的启发教育下，他怀着复仇的决心，投奔了红军。

他是一位出色的战士。1939年房子口战斗中，他指挥一个排与敌人展开肉搏战掩护炮兵安全转移，荣获“战斗英雄”称号，并光荣地参加了共产党。1940年他指挥机枪连，顽强地阻击进犯龙泉关的日寇，不幸被敌机炸断双腿。这更增加了他对敌的仇恨。复员回家后，他以非常的毅力，学会用半截腿走路，领导群众生产自救。他配合游擊队，深入敌人据点侦察，全部消灭了敌人。最残暴的环境里，他一人坚持在山洞里，和游擊队保持着联系，直到日寇投降。

日寇投降后，张树义同志领导群众斗倒了地主活阎王，开凿了一条九里长的大渠，获得空前大丰收，受到群众无比的拥护和爱戴。在晋察冀边区英模大会上，会见了彭德怀司令，荣获“荣軍旗帜”称号。

### 荣軍旗帜张树义

孟敏 著

鍾志宏 插图

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（保定市裕华东路） 河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新登三零

· 河北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 1/32 · 3 1/2 印张 · 75,000字 印数：1—3,700册 1959年9月第一版

1959年9月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T7086·297 定价：(5)0.24元

## 目 录

一	逼租	1
二	逃荒	7
三	新来的长工	12
四	夜奔五台山	18
五	党员和战斗英雄	23
六	受伤	34
七	坚强的人	41
八	侦察员	54
九	困难	69
一〇	斗争	84
一一	荣军旗帜	100
	后记	108

## 一 逼 租

寒风象凶猛的野兽，在荒山野岭怒吼咆哮。雪片象撕碎了棉絮上下飞舞；漫山遍野是一片白茫茫的雪海。

虎头山下，有一间孤零零的茅草盖的小棚，被寒风吹袭得来回摇晃着。

草棚里的土炕上坐着个中年妇女，她穿着件露着棉絮的薄棉袄，黑瘦的脸颊上，挂着两道泪痕。炕下站着的是一位中年汉子，身体瘦得皮包着骨头，饥饿、寒冷折磨得他直不起腰来。炕上有两个孩子，蜷缩在炕旮旯里，瞪着大大的眼睛，呆呆地看着爹娘。

中年汉子略挺了挺腰，用手擦了一下泪水，自言自语地说：

“张殿元！张殿元！你哪辈子造了罪，投胎转生到这劳苦的年月。唉！当牛当马死拉活扯地干一年，还不够活阎王的租子钱。殿元，殿元，你生来命就好苦呀！”他喘着气，看了看泪水盈眶的孩子和妻子，又悲恻地说：“要是生在平原地带上也许还好，天不作美，偏就出生在这灵寿县的西岔头村穷山沟沟里。”说着，伏在炕上，呜呜地哭起来。

女人见丈夫那么悲痛，心里更加难过，泪水象泉水一样从浮肿的眼眶里涌出来，滴在她那破烂的衣襟上，滴在丈夫长长的头发上。在那旧社会里，就是哭上三天三宿，又顶什么用呢。活阎王的租子钱还是交不了呀！她终于忍住了哭，劝丈夫道：

“孩他爹，别伤心掉泪啦！反正不交人家租子钱是不行

呀！明天就是大年三十，还是醒醒脑子，想个对付的办法吧！”

张殿元站起来，把网满血丝的眼睛睁得大大的，攥紧拳头，咬得牙嘎嘣嘎嘣响。忽然他掬着拳头，愤怒地喊道：

“活阎王！活阎王！你害得我全家好苦呀！逼得饭吃不上，衣穿不暖。现在又往死路上逼，我要和你拚命！”说完，风也似地向门外冲去。

女人一見这情形，她是多么发急呀。不用說穷人的一条命，就是十条八条，怎么能斗得过活阎王周老勤呢。这不是白白地送命嗎。她急忙从炕上滚下来，拉住了丈夫的衣襟。炕上的孩子，似乎了解到爹这样的行动，会招来什么样的恶果，也滚下来了，抱住爹爹那干瘦的双腿。张殿元痛哭着，女人和孩子也痛哭着。

这家人的日子确实够苦的。张殿元家有四口人。大儿子树信，按年岁已是十五岁了，但由于饥饿、劳累、寒冷的折磨，长得又瘦又小，看起来倒象个十来岁的娃娃。二儿子树义，十三岁了，细溜溜的个儿，在他那黝黑的长方形脸上，挂着两只圆圆的大眼睛，誰见了都說这孩子长大了有出息。她娘却說：“在这个世道里，什么有出息沒出息，穷人們还不是吃不上穿不上，受活阎王的欺侮。”

原先张殿元和其他穷人一样，都是住在西岔头村里。可是这村有个地主叫周老勤，长得肥头大耳，胖得象只大母猪，在村无恶不作，不是霸穷人家的土地，就是搶穷人家的闺女，鬧得鷄飞狗跳，不能安生。那工夫，张殿元家里有五亩山坡地，誰知到了秋收的时候，周老勤却在地头上插上一个小牌牌，說这块地是他的。张殿元这个誠实的庄稼人，眼睁睁看着用血汗浇大的庄稼，被周老勤搶了去，憋得满肚子

是气，可是自己怎能奈何这有权有势的周老勤呢。就这样穷人们的土地，一个个被周老勤霸占了，只好给他扛活或者租他的地种。因此，人们都叫他“活阎王”。

张殿元虽然老诚忠厚，但有股子固执脾气，宁可沿街讨饭，也不给活阎王当长工。于是他就到虎头山下盖了间小茅棚居住，到各地讨饭度日。

穷人们仅有的几分薄地，都被地主霸占了去，后来连饭也讨不上了。这怎么办呢？张殿元和妻子商量着。女人说：“还是到活阎王那里扛活吧。周围百十里都是活阎王的天下呀！”

活阎王一見张殿元来到門下，可神气多啦。把母狗眼一翻，哈哈冷笑着說：

“张殿元，张殿元，你也有这一天呀！我当你的骨头有多么硬哩。哈哈！看样子离了你大爷活不了吧！”

张殿元越听心里越气，真想跳起来把活阎王撕烂、扯碎。可这是地主的年月呀！为了养活女人孩子，只得对活阎王說軟話，他压住心头上的怒火，央求說：

“可怜可怜俺这一家人吧！女人孩子都餓得……”他一阵心酸，再也說不下去了。

“好！我租給你十二亩地。”活阎王翻着母狗眼皮笑肉不笑地說。这不是张殿元那可怜的生活和那苦苦的求情感动了他，而是听张殿元說他有孩子的时候，心里不由地乐了：以后交不起租，要他的兒子頂呀！于是，他用手指比划着慢条斯理地說：

“张殿元，一言为定，每年四石二斗租子，一粒也不能少呀！我周老勤最仁义不过了。”

张殿元听到这么大的数字，心里稀里糊涂的，倒不知怎

么好了。他模模糊糊地跟着活閻王看了一下地塊，就回家了。

自打殿元租种上这十二亩土地后，象一块狗皮膏药贴在身上，想揭也揭不下来了。这些沙崗子山坡地，要是遇到风調雨順的好年头，再加上张殿元一家老小，起早貪黑地干一年，才能勉强混过这苦日子。誰知穷汉子赶上閏月年，租上地頭一年，就沒落过一点雨。张殿元租的地連种子也沒有收回来，用什么来交活閻王的租子呢？

这年秋后，活閻王越发抖起来了：上身穿着青哩嘰馬褂，下身穿着藍緞褲，手里拿着文明棍，撇着八字胡。后面跟着两个狗腿子。一个是长脖子刘混江，一个是大鼻子李臭三。以要租为名，来搶张殿元的大兒子。他們摇头晃脑地来到张殿元的草棚前，活閻王当中一站，用手摸了摸八字胡，努着大肚子，哈哈冷笑着說：

“张殿元，你真有些不知好歹，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，老虎嘴边拔須。过了大秋，粮食打在囤里，还不交租子。”

张殿元本来不会花言巧語，一見活閻王这副猙獰面目，更說不出話来了。他呆呆地站在草棚前。眼睛直楞楞地望着活閻王那皮笑肉不笑的脸。

“张殿元！你装疯卖傻，老爷問你为什么还不交租，你怎么不說話？”两个狗腿子象狼一样地嗥起来。

张殿元的心里是多么苦啊！地里沒打下粮食，活閻王亲眼看到的，可是他还要来逼租。全家吃的都沒有，还有什么油水可逼呢。他那两片嘴唇微微地顫动了一下，泪水象断綫的珍珠从那削瘦、蒼白的臉頰滾下来。

“你装疯，你装疯，你不給租子行嗎？你这个穷光蛋，



哈哈！你給我交租，差一粒也不行！”活閻王咆哮着。

张殿元的女人在院子里再也呆不住了，从草棚里出来，苦苦地哀求說：

“大爷！你可怜可怜俺这孩子老婆的。他人老实，不会說話，今年沒打下粮食，吃沒吃，穿沒穿，用什么来交租子呢。大爷高抬貴手容俺一年，明年一定还清！”

“哈哈！张殿元，你竟做起美梦来啦，讓我可怜你这堆穷骨头嗎。嘿嘿！想得真不錯！”活閻王的母狗眼向两边一扫，指着两个狗腿子說：“給我到屋里搜去！”

两个狗腿子野狼般地冲进屋里，炕上坐着的树信和树义，躲在炕旮旯里，女人撕破嗓子哭着，声音凄厉颤抖，张殿元长吁短叹地抹着眼泪。

在这孤零零破烂不堪的小草棚里，除了两片破麻包片和几个討飯的碗外，什么也沒有了。两个狗腿子走了出来，低头哈腰地对活閻王說：

“老爷，什么也沒有搜到，确实什么也沒有呀！”

活閻王鼻子里嗯了一声，对张殿元說：“你想要賴嗎？常說‘夫債妻还，父債子还’，拿不出租子，叫你兒子頂！”他向狗腿子使个眼色。狗腿子野狼似的冲过来，拉上树信就走。这是张殿元的亲骨肉呀，张殿元的肺都气炸了，他和女人扑过来要跟活閻王拚命，但这两个瘦得被风都能刮倒的穷人，怎能抵挡住这两个如狼似虎的野人。当他們扑过来的时候，两个狗腿子拉着树信下了山坡，沒踪影了。

张殿元眼巴巴地看着兒子被活閻王搶走了，气得浑身哆嗦，一下子坐在草棚前一块石头上，双手紧紧地抓着滿头的长发。女人早已哭不出声来了，两肩在抽动着。

树义这个孩子，似乎比大人还懂事。他沒有哭，当活閻

王搶他哥哥的時候，他緊緊地攥着小鼓錘，吃力地打了狗腿子兩錘。活閻王把他哥哥搶走了，在他那幼小的心灵深处，似乎有一个解不開的問題在翻滾着。他走近爹娘跟前問道：

“爹，你說為什麼他們活閻王穿得好，吃得好，還光欺侮人，咱們窮人吃不上穿不上，倒受人欺侮呢？”

爹一把扭樹叉攬在懷里，啜泣着說：

“唉！孩子；還不是咱命苦！”

張樹義怎麼能理解什麼是命苦不命苦呢。便又天真地問道：“咱就不會命不苦嗎？”

娘爰憐地說：“傻孩子，命苦命不苦是天老爺注定的，誰不願意命好些呢！”

張樹義更糊塗了，他不明白什麼是天老爺，更不知道什麼注定的。但是他怎麼能解開這個疙瘩呢！

自打張樹信被活閻王搶走以後，殿元的心上象壓上了一塊大石頭，心情非常沉重。女人變得瘋瘋顛顛的整天哭着，有時半夜裏叫喊着張樹信的名字大哭。弄得張殿元一點主意也沒有。

一天傍晚，活閻王家一個長工偷偷跑來給殿元送信：活閻王搶走樹信還不滿足，還計算在除夕這天搶走張樹義。張殿元送走長工，覺得地主是一綫生路也不給留了。可又不敢把這消息告訴女人。他拖着沉重的腳回到草棚子裏，一句話也沒有說。

夜深了。狂風卷着雪花發出“嗚嗚”的叫聲。草棚子被風吹得直顛動。刺骨的寒氣從外面鑽進來，侵占了整個的草棚。

張殿元驀地站起來說：“孩他娘，我們活不下去了！我們要走！我們要走！我們要到天涯海角，就是死，也不能死在

活阎王手里！”

“你是疯啦！这冰天雪地的，往哪里走呀！”女人啜泣着說。

“不走，不走又怎么办？难道在这里等死！我要走出这个虎穴，要到天涯海角。”张殿元下定了决心。

树义并没有睡着，他听着爹娘說話。当听到爹說一定要走的时候，不由得喊起来：“爹！咱們要走了，俺哥哥呢？”

“是呀！难道把孩子丢到狼嘴里。”女人又擦起泪来。

“这个我想过了。”张殿元胸有成竹地說，“我想他們不会把孩子怎么样，孩子大啦，能給他們干活啦！”

女人长长地出了一口气，似乎下了最大的狠心說：

“好，那咱們就走吧！”

一家人七手八脚地拾掇了一下，用麻包片吃劲地裹了裹身子，张殿元拉着树义，向着那白茫茫的雪地里走去。

## 二 逃 荒

张殿元一家人冒着刺骨的寒风，在雪地里奔波了一夜，到天亮，才走到一个小山村。这村有二、三十戶人家，零零落落似散乱的棋子，分散在山脚下。这本来已是年三十了，按說該热热闹闹地准备迎新春；可是各家还是那么冷冷清清。张殿元一看这情景，就知道都是些穷苦的人家，不忍去打搅他們，找一个背风的門洞歇下了。

由于飢餓、寒冷、內心的憤恨，再加上一夜的奔波，张殿元躺下来以后，再也沒有起来——他病了。

女人一見这情形，心似火燎，她是多么着急呀！出門在



外，举目无亲，不用說請医生看病，就是連一口暖肚的飯也难找到呀！她叫叫这家的門，沒一点声响；她叫叫那家的門，还是沒一点动静。跑了半天，一家的門总算被叫开了。这家有一个年过半百的柴大娘和一个二十来岁的兒子。大娘是个好心腸的人，一見張殿元全家人逃荒討飯的凄慘景象，不由眼圈也紅了，她讓她的兒子帮着，把張殿元抬进她家屋里的炕上。把家里唯有的二升小米也拿出来，用一升米煮了一鍋稀粥。張殿元一家人热騰騰地吃了一頓。

尽管得到柴大娘的热情照顧，但殿元的病却一天天地沉重起来。年节后的一天，殿元覺着自己不行了，便把树义叫到跟前，声音顫抖地說：

“树义，爹是沒指望了，可是要記住你哥哥是被活閻王搶走的；爹是被活閻王逼死的，你要报仇呀！”他的声音越說越低沉，說到最后那句話的时候，两只眼睛輕輕地合住——咽气了。

張树义在这个时候，才真正了解到什么是苦。他趴在爹爹的身上，“哇”地哭了起来。他娘哭得死去活来。柴大娘和兒子在一旁边劝解边擦着眼泪。

“树义他娘，別哭啦，人已經死了，再哭也不頂用了。哭坏了身体咋办呀！”柴大娘关心的劝說。

树义娘擦了一把眼泪，由大娘家兒子帮着，用破席片裹了一下尸体，埋在山脚下的一个土坑里。

自打張殿元死后，娘三天两头痛哭。娘兒俩的穿衣吃飯，全放在她的肩上。每当她痛哭的时候，柴大娘总是来安慰一番：

“树义他娘，把心放寬些吧！树义今年也十四五岁了，再迟二年也就頂上大事啦！”

张树义也真見长，細高細高的身条，两只圓圓的大眼睛。柴大娘常說这孩子长得有出息，不象他爹那悶声不响的样兒。

张树义的年岁不大，心眼兒可不少，尤其是对地主活閻王的仇恨，在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。报仇的烈火在他心里燃烧着，他常常梦里喊着：“哥哥回来了！”，“捉住了活閻王，把他一刀一刀地剮了！”娘是多么了解孩子的心呀！每当她听到孩子这样念叨的时候，热泪不自主地滾出来。

张树义一天天地大了，娘觉得总讓他和自己乞討度日不是办法。再說，张树义老早就要找个事来养活娘。这天，树义娘和柴大娘說：

“大娘，俺們一家子在你家住着，叫你受累不小，虽說穷人的心是一条，可光这样下去，叫你受牽連，也不是长久的办法。大娘，树义年岁也不小了，背背扛扛也能干个活兒，你要是有一对事的活，就給找一个吧！到外边能混上他自己一口飯，我也就放心了。”

柴大娘不好意思地說：

“树义娘，看你說哪里話来，咱穷人是一条心呀！快不要說那些話啦！咱是一家子呀！”柴大娘沉思了一下，“树义他娘，你放心吧！我一定給你办妥这事。离俺娘家那村五里远，有个陈庄，那里有个財主叫张老清，因为他好唱‘苏三起解’，別人給他送了个外号，叫‘老苏三’。說不定他那里要用人，我今兒个去那里一趟，打听一下。”說完就走了。

这天柴大娘老早就回来了，满脸喜气，見了树义娘就說：

“树义他娘，这真是时来运轉，大喜事哪！”“我到了那里，找到俺邻家一个侄儿，俺侄儿就是給老苏三做活的。

他說老苏三正缺少一个放牛的，你看比这再巧的事也没有了。不过人家講明，說孩子年岁小，光管飯，沒有工錢哪！”

树义娘听了柴大娘一連串的話，心里倒难受起来。是的，当树义跟着自己捱門乞討的时候，她是多么想着讓孩子找个活做呀。有了活做，总比要飯强。可是当柴大娘給孩子找上活的时候，在娘的心里，又引起了往事的回忆。自打大兒子树信被活閻王搶走后，至今一年多了，音訊全无。难道現在忍心把二兒子树义又送到老虎嘴里嗎？她越想越悲痛，竟又哭起来。

柴大娘虽然知道她是个苦命的人；但她哪里知道她那难忍的心。

柴大娘一旁劝着說：“树义他娘，你还是讓孩子去吧，混出一张嘴是一张嘴，这年月还不是吃了一頓說一頓。”

“我不能那样作呀！”树义娘悲伤地說，“地主的心是黑的，是狼心，是狗肺。”她的泪水象泉水一样地涌出来，她的一桩桩苦事全都給柴大娘說了。

可是在这鬼年月，不給地主做活，又能干什么呢。柴大娘含着眼泪劝着說：

“树义他娘，你的心我是知道了，不过当时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，你还是讓树义到那里做活，以后再想长远办法。”

树义娘微微地点了点头。

这时张树义已长大成人了，地主那可惡的面孔，在他小的时候，就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。爹被地主逼死了，难道自己忍心去給地主做活嗎？但是看到娘那种懦弱的身躯，他不愿意再讓娘难过，便痛痛快快地說：

“娘，讓我去吧！地主是不敢怎么我的。”

娘是多么了解树义的性格脾气呀。甭看孩子年轻轻的，懂事真不少，他不是好被欺侮的人呀！但她又怕孩子到了那里闖下禍，便再三劝着說：

“树义，到了那里给人家干活，可不象跟着娘，千万不要那么任性，要听听说說的，叫干什么就干什么。”

娘含着眼泪把树义送到老苏三家里。

自打兒子走后，她看不到大兒子，也看不到二兒子，她的心碎了。身体很快消瘦下去，颧骨显得更高了。尽管柴大娘常来开导劝說，当娘的心就象悬在半空一样。

恰巧老苏三家要找个做針綫活的，柴大娘便托人去說。于是，树义娘也到老苏三家做活。

母子俩一齐給地主做起活来，苦日子什么时候是头呢？真是狼窩里逃到虎穴里，逃来逃去，还是没有逃出地主的手。

### 三 新来的长工

秋风裹着黄叶向西南飞去。晨霧弥漫着陈庄四周的山头，散发着潮湿的臭味。空中断續送来大雁南飞的哀鳴。一个楞头楞脑的黑汉子，給树义娘兒俩送来了不幸的消息——树信被活閻王活活打死了。

据送信人自己介紹：他叫曹二楞，和张树信一起給活閻王扛活。他打听了几个月的工夫，才找到这里。他边罵着活閻王，边說：

“树信是个有出息的殲子，他听到爹被逼得冻餓死，娘和弟弟逃走在外的消息，发誓要报仇。誰知道話传到活閻王耳朵里。活閻王反倒害了怕，暗里盘算着要害死树信，斬



草除根。

就在活閻王要下毒手的那天晚上，我們几个长工帮着树信逃出村外。可怜他在风雪的夜里，迷失了方向，到底沒有逃出虎口，被活閻王捉住了。

不管活閻王怎样拷打审問，树信永沒軟过。他大罵活閻王逼死了爹，逼走了娘和弟弟。活閻王打得欢，他罵得欢。就这样，可怜的孩子，活活被一群野狼打死了。

树义娘听完曹二楞最后的一句話，只觉得天地在旋轉，登时就昏了过去。树义含着泪花，並沒有哭出声来，他几乎将下嘴唇咬出血来，把娘喚醒。娘看着树义的脸，无力地說：

“孩子，咱們怎么过呀？”

“娘！不要紧，我已經大了，能养活你。活閻王想叫咱死，咱偏要活。終有一天，要跟他算賬！”张树义鼓励着娘說。

時間过得真快，轉眼十几年过去了。树义已經二十九岁。細高的身材，黝黑的面孔，一对有神的大眼，滿身結实的肌肉。长得魁梧英俊，混身是劲。

娘也显得特別蒼老了。水波似的皺紋布滿了脸，花白的头发爬滿头，但她还是热心地盼望着，盼望着能有一天过起幸福舒心的日子，可是这条路象无尽头似的，永远也走不到头。

张树义的心里好似翻浪的海浪：逼死爹爹的仇恨，打死哥哥的仇恨，什么时候才能报呀！

这种复仇的烈火在他内心里燃烧着。

1937年7月7日，日本法西斯强盜在蘆沟桥，燃起侵略中国的战火。国民党采取不抵抗政策，望风披靡，狼狽南